

全云雷 著

的精神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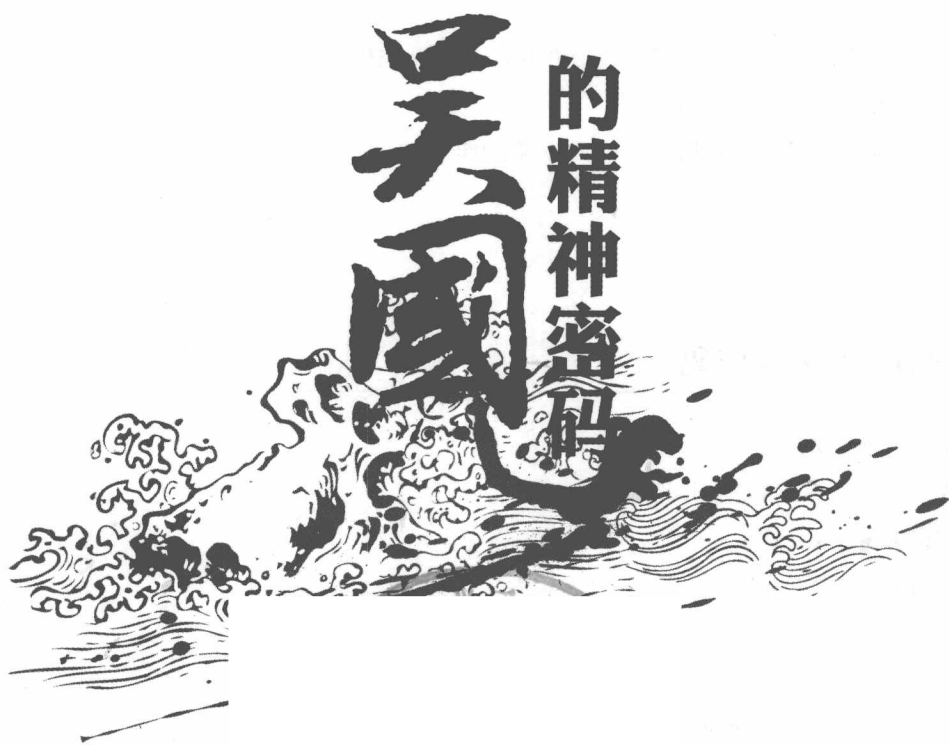
吳國

这是春秋版的血酬定律

的系列

最客观、最真实地呈现春秋各国崛起之术！
在逆境中成长，在压力下强大，在阅读中领悟！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国的精神密码 / 仝云雷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113-0993-8

I. ①吴… II. ①仝…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K23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0568号

吴国的精神密码

策 划 黄嘉颖
作 者 仝云雷
责任编辑 文 锋
特约编辑 严晶晶
装帧设计 熊猫布克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0993-8
定 价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6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Contents

01 神童出世	2
02 泰伯出逃	6
03 建国句吴	11
04 旧吴都城	15
05 寿梦称王	21
06 北游诸侯	25
07 亲鲁盟晋	30
08 相约会盟	35
09 螳螂之喻	41
10 申公巫臣	46
11 夏姬之谜	50
12 巫臣使吴	54
13 吴楚结仇	59
14 鸠兹之战	63
15 吴国振兴	67
16 兄终弟及	72
17 吴越结仇	76
18 延陵季子	80

19	季氏预言	86
20	季札挂剑	90
21	祸起萧墙	94
22	长岸之战（上）	98
23	长岸之战（下）	106
24	暗中访贤	111
25	被离相面	116
26	伍家忠烈	120
27	父娶子妻	124
28	伍奢被囚	129
29	父兄罹难	133
30	亡命天涯	137
31	一夜白头	142
32	子胥奔吴	146
33	初仕不利	151
34	专诸烤鱼	156
35	界上之桑	160
36	坐泣于室	165
37	季札使晋	169

目录 | Contents

38	专诸刺僚（上）	174
39	专诸刺僚（下）	177
40	阖间即位	181
41	子胥造城	185
42	干将莫邪	188
43	新式武器	193
44	同病相怜	197
45	要离传说	205
46	粉墨登场	212
47	要离之死	216
48	火眼金睛	222
49	锋芒激露	226
50	无忌挂了	232
51	一件小事	238
52	名剑出逃	241
53	波澜又起	244
54	吴越决裂	247
55	楚国主动	249
56	蓄势待发	251

Contents | 目录

57	楚国不故	255
58	柏举之战	257
59	楚君逃亡	261
60	我要报仇	266
61	哭声阵阵	272
62	功败垂成	276
63	安然撤退	280
64	终于回国	282
65	吴齐和亲	286
66	太子夫差	289
67	阖间之死	292

吴姓往事：吴国的精神密码

有人说，如果没有春秋，我们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那是很有道理的。

看那春秋，好好的一个周王朝，涌现出了什么吴国、秦国、郑国、楚国，人也跟着被分成了吴人、秦人、郑人、楚人。那时候称呼人，就是吴人某某。比如我们 21 世纪的小明同学有幸穿越时空隧道并成为了吴国人，那么，他的身份证上将被印上的是：吴人小明。

再后来，社会发展了，人都不大喜欢说话了，就省去了中间那个大家都一样的字：“人”。于是，就称呼他为吴小明了。于是，姓氏便产生了。

接下去，我们要讲的就是吴人的吴国，具体包括两点：一、它是怎么来的，二、它是怎么去的。



神童出世

让我们从一个女人说起。

从女人说起的故事，其实多半说的都是男人。我们这个故事也不例外。

从女人说起，几乎成了秘史的惯例。但我们要讲的不是秘史，所以大可不必这么矜持，不妨干脆点：让我们从一个孕妇说起。

这个孕妇就是太任——吴人先祖、周太王古公亶父的三儿媳。

太任，我们称作任小姐，因为她是挚国首领的二女儿，所以不能称作任大小姐。任小姐，生在贵胄之家，有钱有势，从小衣食无忧，却从发达的殷商腹地下嫁到欠发达的西岐，我们的任小姐多少有些怨言。幸运的是，丈夫季历还算有点出息，小两口把小日子经营得甜甜蜜蜜。可自从任小姐有了身孕之后，这个女人开始变得极度紧张起来。

历史证明，女人的确是敏感的动物，而怀了孕的女人，连第六感都变得敏感起来。

太任怀孕期间，凡出入她宫室的婢女，一律穿素布衣裳，严禁杂乱颜色的物件出现在她面前，包括她自己讲话，都特别谨慎，害怕惊动胎儿。

季历受妻子的影响，也跟着紧张起来，命令御膳房不准把辛辣、苦涩的食物摆到餐桌上。任小姐甚至特意吩咐乐师每夜给胎儿唱歌读诗，



这一点，倒是和现在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尽管任小姐不失为中国胎教第一人，胎教手段了得，可是数学不好，对胎儿的出生时间把握不准。

史书上说，任小姐“少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意思是说任小姐小便的时候，顺带生了文王。豕牢，就是猪圈呀。西岐不比殷商，生活水平低下，大家都是在自家猪圈里拉屎撒尿，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不管怎么说，一泡尿冲出一个旷世明君，的确让人出乎意料。

无独有偶，我们的姬昌降世的时候，除了非常不文雅的一泡尿，也有奇迹发生。不过不是星星，而是一只朱红色的小鸟，口里衔着一封丹书（还是红色，周人崇尚红颜色），一直飞到姬昌出生的房屋门前，放下丹书后随即又飞走了。

当时姬昌的父亲、任小姐的丈夫——季历，就在现场。季历打开丹书，见上面写着一些“敬天者昌逆天者亡，仁义者昌暴虐者亡”之类的话。季历心想这不是废话嘛，这八成是哪个巫师术士，巧设手段，有意取笑，随手把丹书就给扔了。

侧立一旁的古公亶父见了，破口大骂：“无知小儿，怎么敢如此亵渎神明呢？”季历莫名其妙挨老先生的骂，心里气不过，口上不敢说，便请求老父亲解释神迹。

老先生不紧不慢，用手捋捋发白的胡须，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咳嗽一声，说：“这是圣瑞之兆。”

当时在场的季历，连同他的两个哥哥，都还没明白过来，老先生又说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我们这一族总有一天会兴旺，而这个希望要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昌”。

等到把孩子从产房里抱出来，季历第一个冲上去，一看便大叫一声，差点没喊妈。旁边的人马上问他怎么了，原来，这孩子长得有点奇怪。



季历心想，我这辈子从小到大，还算老实，难道说上辈子做了什么歹事？正在忏悔呢，老父亲又是一阵破口大骂，唾沫星子几乎喷了季历一脸，“你啥意思呀，小三儿（季历排行第三，此小三儿非彼小三儿），刚才褻渎神明还没算你的账，现在又对自己的孩子大呼小叫，你失心疯了呀！”老先生很为自己的小儿子如此没见过世面而懊悔，懊悔当初不该生了这厮。

老先生上前来一见孩子，也顾不上发火了，抱着孩子一个劲儿慈祥地笑，嘴里喊着：“昌儿，昌儿。”那手舞足蹈的样子，让周围人着实为他的身子骨捏了一把汗。

季历看老爹这样，心里直犯嘀咕，“不是吧，不至于如此吧！我大哥没有孩子，老爷子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呀？至于如此高兴？”老先生似乎看出了小儿子的心思，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你怎么这么没文化呢！小三儿，我们的昌儿可是帝王之相，将来有你我的福受呢！”

季历听老先生这么说，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相信，跟着一起乐呵。谁让人家是自己的爹呢，按老话说，人家吃的盐比自己吃的饭都多。季历都这样了，周围人更不用说，全家一起乐呵呵的。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季历、任小姐、古公亶父他们唱歌跳舞，乐呵去了不说，但老先生的二儿子、季历的二哥仲雍，在故事现场听了老爷子那句被记录在《史记》里的话（“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内心不免生了猜忌。

原来呀，这仲雍跟大哥泰伯走得近，平日里两人有商有量，真个是亲上亲、亲更亲。仲雍心想，这老爷子偏心眼呀！人都说，倚老卖老，老向小。老爷子素来偏爱季历，现在老三又得了这么一个活宝贝，把老爷子乐得几乎当场打起太极拳来。人高兴了就容易失去理智，这老爷子不会忘了礼制吧！

果真如此，大哥该怎么办呀？老二仲雍开始为大哥泰伯鸣不平。



那么，泰伯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姬昌降世的时候，泰伯也在现场（全家盛事，不在现场说不过去）。但说心里话，泰伯不是十分情愿来，倒乐意自己去郊外随便走走。为什么呢？诸位可能有所不知，作为长子，泰伯一直无子嗣，就是没小孩。三个弟兄里面，泰伯婚结得最早，可现在，老三的孩子都呱呱落地了，自己的孩子还没个影儿呢！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过，泰伯转念一想，现在老爷子这么喜爱姬昌，倒也给自己减轻了不少压力。况且，老爷子眼光长远，似乎有意让孙子姬昌继位，自己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呢？

假如家族昌盛了，天下都是自家的，谁继承王位不都一样嘛（他倒想得开）！

这一天，泰伯正在郊外骑马散心。忽听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似乎只有一骑，越来越近。回头看，却是仲雍。

仲雍有备而来，说话直奔主题，还没等泰伯开口，他便说：“哥，咱爹极喜爱姬昌这个小孙子，你有没有看出来？”泰伯心说，老二你这不是废话嘛！自从得了这个孙子，老爷子整天跟跳二人转似的，这谁看不出来！

“老爷子爱护小孩子，这个全家人都知道呀！”泰伯故作镇定。

仲雍心说，算了，我还是直接挑明吧！照我哥这慢性子，不知道熬多久才能说中正题。

老二爽快地说：“除非老爷子传位给老三，要不，这个孙子他算白疼了。”

泰伯一听，总算明白了仲雍的来意，便不说话了。想想后来，康熙爷十分疼爱小孙子乾隆，就联手整出了个康乾盛世来。

老二觉得说中了大哥的心事，继续说道：

“大哥倒也不用忧虑，族里明文规定，嫡长子继承爵位，老爷子一向



守制，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泰伯不听这话还好，一听反倒抽泣起来。

老二仲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马上下来，扶大哥下马，二人侧立道旁。

泰伯拍拍仲雍的肩膀说：

“二弟呀，我无子嗣，只这一条，就是不孝。难得老爷子这么喜爱三弟的孩子，我有意成全三弟，也算是我对老爷子尽的孝道。”

老二想：继承王位的不是大哥，就是三弟，再或者是三弟他儿子，反正轮不到我，自己也就是帮帮大哥，就像小侄子帮助他老爹一样。

“大哥，你说怎么办？”末了，仲雍问道。

“我们出逃吧。”泰伯看着西方，此时斜阳仍在，余晖尤热。



泰伯出逃

出逃？

啥意思？

就是小年轻津津乐道的离家出走。

去哪儿呢？



当夜，两兄弟在内室摊开全国地图，上下左右端看起来。

两兄弟内室密谋出逃不提，回过头来，再说古公亶父。

自从有了姬昌这个宝贝孙子，亶父是吃不饱饭、睡不暖觉，全方位围着孩子转。一会儿骑大马，一会儿乌龟爬。但是，人不服老不行，那么一大把年纪，再欢喜、再兴奋，也得有个限度啊。这不，才一个多月，身子骨就生出毛病来。稍事劳作，便酸疼难忍。

仲雍见父亲如此，以为是个机会，便请来医师，耳语叮嘱一番。

然后，引医师来给老爷子看病。医师望闻问切之后，说并无大碍，只是过度兴奋和劳累所致。

古公亶父问：“几日可痊愈？”

医师回答：“卧床一年可痊愈。”

老爷子顿时暴了粗口：“老子拿你们这些个白胖医师当蛆养啊！一年呐！一年过去，孙子都会跑了，我还没抱够呢！”

医师作害怕状，说：“要想快些痊愈，须往衡山采一种草药。”（这计策就是仲雍耳语一番的结果，虽然有点老掉牙，但屡试不爽。）

一切按照计划行事。

泰伯进来向老爷子请安，听说了采草药的事情，强烈要求自己亲自去衡山采药，为老爹治病。老爷子那个感动呀，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这么孝顺，怎么能不答应呢？接着，等候在一旁的仲雍也请求同去，老爷子也一并恩准。

这一去，两人便杳无音信。

古公亶父在他们离开后第七天，便痊愈下床，又能打又能跳了。

痊愈后第一件事是抱孙子；第二件事就是把那个医师骂个狗血喷头。老爷子实在没想到，自己多年不生病，天下的医生居然堕落到这种地步。

虽说痊愈，但老爷子似乎也明白自己活日无多，是该考虑传位的事



情了。于是，就下令派人寻找嫡长子回家。但哪里找得到呀！人家不知道在哪儿逍遥自在着呢！派出去的人回来说，衡山找遍了，全是草药，就是没见采草药的人。

没办法，老爷子只得传位给小儿子季历。小儿子虽然愚笨了点，但小儿子的大儿子，异常聪慧，将来必成大器。不多久，古公亶父去世。全国哀悼！

泰伯、仲雍兄弟俩，第一次离家出走，没什么经验。由于仓促，干粮也没带。最要命的是，那时候不流行普通话，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卖艺吧没力气，只得轮流值班在街边乞讨。具体的乞讨方式，大概跟现在的街边假乞丐类似，往路边地上一躺，一个盛钱的罐子放在边上，爱给不给，就连说声“可怜可怜呀”之类的话，都嫌费口水。

泰伯，吴人开姓始祖啊，那可是有文化、有身份、影响了多少人的人，哪儿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啊。不是有句老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嘛。意思是说，人呐，脸面重要，活在这世上，要的就是那一张脸、一口气。泰伯作为周王室的嫡长子，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如今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真是欲哭无泪。

老二仲雍明显觉察到大哥闷闷不乐，满腹心事。每次乞讨，都只是让大哥躺在地上装病休息，自己却跪在人前，哀求施舍。

泰伯躺在地上，闭上眼睛，满腹的心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觉得兄弟俩实在是不值。也许正像仲雍说的，假如自己没有离家出走，和老爹、三弟他们好好商量，请求老爹，自己让位给三弟，弄不好也能说通，自己也就不用流浪受苦了。

尽管说，这样一来，老爹和三弟都有点难堪，毕竟这么做是有违祖制的。而现在，兄弟两个，离家出走，骑虎难下，回去吧，脸上挂不住；不回去，继续流浪吧，偏偏自己又不是那样的文艺青年，即便是当旅游



来耍，也一样是郁郁寡欢。唉，这可如何是好呀？！

还好他们没走多远，中途听说了父亲离世的消息，两人都悲恸异常。两人步行几百里，日夜奔跑地回到西岐，为父亲奔丧。

季历一看大哥回来，先是吓了一跳，哪里跑出来的野人呀？长发披肩，凌乱不堪，里面的虱子都快学会人话成精啦。然后季历又不免觉得尴尬和过意不去，想当初，以为人家找不到了、死了，现在人家从天而降，回来了、活了，自己不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吧！

要么说，德行传天下呢。作为吴姓的开姓始祖，泰伯的形象几乎是不可颠覆的。

就连孔子都称赞他为至德，谁还敢说个不字呀！（《论语·泰伯》）

泰伯回家后，刚梳洗完毕，就被季历叫到一个小房间里。

季历心里有事，不吐不快，开门见山地说：“大哥既然回来了，就应该完成父亲的遗愿。老爷子临死的时候说了，你一旦回来，我就要让位给你，祖制不能乱啊！”

泰伯心想，你们传位诏书都下了，我还掺和什么呀！哦，你以为这王位传承，是过家家呢。虽然心里可以这么想，但嘴上不能这么说，毕竟，眼前的小三儿，已经是西岐周王室的领头人了。

泰伯对季历说：“三弟呀，咱爹迂腐，不违祖制，我没什么可说的，像你这样一向风流倜傥的人，怎么也讲起这些套话了。”季历一听，暗暗偷笑，没想到呀，我风流倜傥的优点，也传到大哥的耳朵里了。

季历偷乐，默不作声。泰伯继续道：“咱哥仨，数你最小，但是从阅历上讲，又属你最多。我嘛，老爷子在的时候，整天陪伴左右，丝毫不敢怠慢。你呢，凭着青春年少，周游殷商，交游天下。还在旅途中艳遇任小姐，使我们西岐周族和殷商贵胄结为姻亲，这样一来，殷商朝廷，再也不敢小视我们西岐。这么多年，你名声在外。商人只知道季历，不



知道我泰伯。现在由你继承西岐王位，再恰当不过。我也没有任何异议，你就不要再推托了。”

季历一脸不好意思，张口想要争辩，大哥泰伯却板起脸来：“不要再说了，眼下，拜祭老爷子在天之灵要紧。”

为了进一步防止老三的蓄意纠缠，泰伯在拜祭之时，决定做一场秀。

一番跪拜之后，泰伯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陪在一旁的仲雍被这“鬼哭狼嚎”式的哭声吓了一跳，也跟着哭起来（吓哭的）。旁边的人都来看热闹，所谓的旁观者，其实都不是外人，都是一个宗族的。哭得差不多了，泰伯冲着老爷子的灵位大声说：“爹呀，您这辈子太不容易啦！带领我们族人从戎狄之地迁徙到西岐，在您之前，我们族人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过的都是游牧的生活。是您呀，老爹，给了我们家族新的生活。我太佩服您了，平日里，衣食住行，都是以老爹您为榜样。但是，孩儿不孝呀，外出衡山为您采草药没采到不说，自己还迷了路，连您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简直不配做您的儿子。我简直是有罪啊……”说着又大哭起来。

季历在一旁听得认真，动了感情，陪着大哥跪了下来，一起哭。周围的族人也跟着跪在地上，厅堂里顿时嚎啕一片。

哭了好久，厅堂地板上都能划船了，大家也都哭累了，唯独泰伯的“鬼哭狼嚎”式哭叫还是不住声。季历劝，仲雍劝，越劝哭得越厉害。索性，由他去了。泰伯索性也就做戏做到底，就这样把眼泪哭干了，从此以后，泰伯再也没有流过眼泪。

泰伯对一旁的季历说：“三弟呀，你大哥我是个罪人呀，没有脸面再在家族里混下去。”

说完，就起身朝外面狂奔而去。大家都没反应过来，只有仲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这场秀，大哥泰伯暗暗和自己商量好的，两人要伤心地离家出走。